纪 实 资 料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孙中山与山东护国运动

郭 济 生

反袁护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，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继辛亥革命以后发动的又一次大的革命行动。在这次斗争中，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弱点，如对封建势力的顽固性认识不足，对敌人妥协退让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等。在严重的形势下，孙中山先生排除一切阻力，丢掉了不合实际的幻想，“以扫除专制政治，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”，于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，决心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进行到底。山东的护国运动在全国反袁护国革命中处在前沿位置，受到孙中山先生高度重视，并且在这次运动中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。

一、山东反袁护国运动是孙中山亲自领导和指挥的

1915年夏天，孙中山以中华革命党总理身份，召集各方干部会议，决定重新组建革命军事队伍，以武装斗争来打倒袁世凯卖国政府。他任命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，在山东青岛设立筹备处；任命陈其美为东南军总司令，筹备处设在上海；又任命胡汉民为西南军总司令，筹备处在广州；任命于右任为西北军总司令，筹备处在陕西三原县。在最后的指示中他明确表示，这次以中华革命军为主的讨袁护国革命，东北军应该作为先锋，对居正等人寄予厚望。

到了 1916 年，反袁护国烈火燃遍全国，袁氏政权受到了严重打击。山东革命党人在居正、吴大洲领导下，接受孙中山先生直接指挥,主动出击,捷报频传。按照孙中山先生的部署,山东的革命军发展成为中华革命军的主要军事力量。孙中山先生在 5 月份总结一年来革命斗争时，公开表示了对山东的信任和依靠，他指出“云、贵两省是为此次讨袁战争揭幕之地,然数月来经四川苦战，兵力损伤甚大，且历来武器弹药不足，今已几无发展之余力。广西实力亦不充足，且因广东龙济光之独立未臻确实，故就广西而论，亦不能轻易对外发展。”孙中山先生清醒地分析了云南反袁运动的状况，认为军事形势是不容乐观的。为此，他重申了山东革命党人的历史责任。他表示：“山东本为吾党同志长期经营之地，据最近所获情报称：我军已占领十有余县，只以缺乏军火供应而不能如愿进展，依文所见，山东地处南北要枢，且有铁路海运之便，如能在山东建立二个师团以上之主力，则山西、陕西、河南各省必起而与之呼应。于是，则向北可攻取北京，向南可促进长江流域各省之豹变。基此理由，文已决心亲赴山东,集结同志力量,全力以赴。’由于国际上的原因,孙中山先生亲自到山东指挥作战的愿望没有实现，但是他用电报、书信形式，一直关心着山东局势，并且指挥调度着山东革命军的一切活动。

居正到达青岛后，以原来吴大洲、薄子明、吕子人等原中华革命军人的军队为基础，迅速扩大革命力量，团结中外各界人士，集中力量打击袁世凯在山东的军队。在革命斗争迅速发展的进程中，孙中山先生几乎天天都用电报或书信联系，从军事部署到军费筹集、人员组织、各方面联络等，孙中山先生一 一亲自过问，使山东反袁护国运动成为全国的中坚。

居正是湖北人，辛亥革命元老，原来主要在南方和国外从事革命活动，对山东情况不是太熟悉，加上对山东原来的革命领袖

人物丁惟汾、吴大洲、吕子人等认识不够，这曾一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部的团结，幸亏大家在反袁护国的大方向上没有分歧，没有因此造成大的损失。吴大洲、薄子明率军按计划顺利攻占山东重镇周村后,大出居正意外。吴、薄二人又在陈其美、丁惟汾等支持下，尚未征得居正意见，就在周村成立了山东护国军政府和护国军司令部，并直接向孙中山请示工作。护国军政府和护国军的旗号公开亮出，震动了全国，震摄了袁世凯在山东的爪牙,加速了袁氏的灭亡。对这一行动,孙中山先生立即支持,并劝说居正‘宜联络,重实力,不必争旗帜、名称等问题〞望兄与吴、薄等调和”。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，两支革命队伍很快消除了误会,互相配合,继续发展革命形势,直逼省府济南城下。

1916 年 5 月 28 日，孙中山亲自介绍革命青年军人陈剧等 82 人到周村参加革命军，实际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在关键时刻，他还委派中华革命党军务部副部长周应时到周村，帮助护国军政府工作。又派了许崇智到潍县，帮助居正的工作，进一步加强了革命队伍的组织建设。

护国军在不长时间内又攻占了长山、邹平、淄川、博山等山东中部十几个城市后，孙中山先生又指示居正：“现在比较各地形势，不特山东为扼要，且觉最有望……期以必占济南，则东北全局,可迎刃而解。’然而由于革命党人取胜心切,轻视了袁军的力量，虽然在攻打济南时把袁氏的心腹吓跑了，但几次进攻都没能取得完全的胜利。但是，山东反袁护国形势的发展，鼓舞了全国反袁力量的士气，也坚定了孙中山先生的信心。他先后派廖仲恺、张继代表他到山东慰问护国军，给他们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，使反袁护国革命势力进一步发展壮大。

统观山东护国运动从最初兴起，到最后胜利，都是由孙中山先生亲自组织，亲自指挥的；护国运动每一个重大行动，都倾注了他的心血。这是山东反袁护国运动最显著的一个特点，也是之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所以迅速发展强大的重要原因。

二、山东反袁护国运动完全是由孙中山派出的革命党人参加和完成的

反袁护国运动虽然说是一场全国性反对封建势力复辟的革命，但是参加这场革命的各部分人员的成分是不大相同的。首先举义的云、贵两省是受到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影响奋起发难的，然而这部分力量主要是原来的地方军事武装，是从旧的封建军队中分化出来的,他们拥护共和,反对专制,对反袁义无反顾,但并没有隶属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系统。当然这并不能因此埋没他们对反袁运动作出的卓越贡献。

山东自辛亥革命以来，一直是革命党人活动的基地，特别是二次革命中，更锻炼了一批意志坚定的革命党人，他们忠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领导，不屈不挠地为民主主义革命战斗不止。1915年底开始的反袁护国运动，有人称之为三次革命，也是有道理的。在这次革命中，孙中山先生首先委派了山东籍革命党人吴大洲、吕子人等为骨干，组织了山东革命党及各部分军事组织。后来，又派遣居正、许崇智等到山东组织东北军，使山东成为革命党独立进行反袁护国革命的基地。这是山东护国运动的另一个特点。

山东反袁护国运动革命党人主要有三部分人员组成，第一部分是吴大洲、薄子明的军队。吴大洲早年学过军事,1908年加入同盟会后，成为职业革命家在山东、东北各省从事革命发动、宣传、组织工作。1911年武昌起义后，他在山东参加起义活动，先后任山东军政府都督、烟台政府警察厅长等职。南北议和以后，他被选为山东临时议会议员。二次革命中，他组织革命党人积极响应，失败后避往大连。后赴日本追随孙中山先生。中华革命党成立后，被孙中山先生任命为中华革命军山东司令长官，与

陈其美联系较多,并且同云南护国军来往比较密切,是山东反袁护国革命的主要领袖人物 ,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实力。

薄子明,山东日照人,从小寄居外祖父家,受舅舅丁惟汾影响倾向革命,辛亥革命时加入同盟会,在济南参加了山东各界联合会逼迫孙宝琦独立的行动。后参加二次革命,组织青州、沂水间革命同志起义。失败后避往大连,跟随吴大洲等活动,曾被日本人逮捕,后营救出狱,孙中山先生任命他为中华革命军山东岱南司令,东北军成立后,担任第一支队司令。

反袁护国运动中,丁惟汾先生为躲避袁世凯势力的迫害,正在山东老家隐居,但并未停止从事革命活动,他指导帮助吴大洲、薄子明组织部队,制订革命计划,帮助他们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。

第二部分是吕子人部,吕是即墨人,1907 年在青岛与震旦公学陈干相识,后加入同盟会成为职业革命者。辛亥革命后,一度生活无着开了个袜厂。1914 年他去日本,见到了孙中山先生,后被派回国筹办山东讨袁准备工作。1916年居正成立东北军,吕子人所率领部队被编为第三支队。在吴大洲攻打周村后,他同二、五支队联合攻克潍县、高密,后任第二师师长,这是山东护国运动的另一支骨干队伍。

第三部分是孙中山先生 1915 年派往山东的居正、许崇智、萧汝霖等,以及后来的周应时、蒋介石等。居正是共进会发起人之一,1910 年会同宋教仁、谭仁凤等设中部同盟会,1912 年 12 月,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次长,二次革命中任吴淞要塞司令,失败后逃往日本。中华革命党成立后任党务部长兼《民国》杂志社总理。1915 年 11 月,被孙中山派回山东组建中华革命党东北军担任总司令。

许崇智也是老同盟会员,辛亥革命功臣之一,中华革命党成立后,曾任军务部长兼中华革命军福建司令,1915 年 11 月被孙

中山派往山东，任东北军参谋长。

至于其他居正带来之人,包括后来到达的蒋介石等人,主要是南方人,辛亥革命中大多是骨干,熟悉军队情况,但对于山东地方革命力量情况却不太了解,又不太尊重他们,始终没有跟他们打成一片,以致后来山东原来革命力量自己去参加战斗了,他们这些人成为一个空架子。但是这些奉孙中山先生之命来山东的革命元老,也为鼓舞士气,扩大革命力量影响,特别是搞好与各个方面的关系,起到了重要作用,这也是山东反袁护国运动蓬勃发展的重要方面。

三、孙中山对山东反袁护国运动的评价及其结局

山东反袁护国革命自 1914 年 3 月开始酝酿准备，几经挫折,至 1916 年春达到高潮。吴大洲攻克周村,吕子人等占领潍县以后,护国军势力大增,达几万人之多,取得了胶济铁路沿钱从高密、潍县至济南附近几十个城镇,严重地动摇了袁氏的统治基础。

1916 年 3 月，山东将军靳云鹏深深感到全国人民对袁氏独裁的义愤,加上山东革命党人势力不断扩大,外交方面也对袁世凯不利。同时,南方军事节节失利,山东革命党人各项革命行动大得人心,顺利开展。这种情况下,靳云鹏、冯国璋、陈宦、汤芗铭、李纯等 5 省将军看到大势已去,再不采取行动,必将祸及自身。于是他们密商通电,请求袁世凯撤销帝制,惩办祸首。他们故意把消息透露给直隶巡按使朱家宝,这位袁氏爪牙,立即密报袁世凯。靳云鹏等 5 个将军都是袁的心腹干将，他们的行动不啻晴天霹雳，使袁世凯真正感到了面临灭顶之灾，赶快于 3 月 22 日声明撤销承认帝制案,重新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,又指使黎元洪、徐世昌、段祺瑞与各路护国军议和。1916 年 5 月,山东护国

军以华侨敢死队为骨干，组织了 600 人攻入济南袭击将军府,吓得将军靳云鹏逃往天津,再也不敢回山东。袁世凯听到护国军革命行动,吓得魂飞魄散。这时,山东和南方护国军节节胜利,袁氏集团内部开始分化，袁世凯内外交困 ,终于以失败告终。后来孙中山先生在总结这一段革命历程时,着重指出“:云南既起,广东及长江两方面屡建义旗,革制袁兵,……长江各省,留兵防守,不敢空群与滇军争胜。其后广东军队并起,率制龙氏,桂省义师,遂得展布于湘省,反以东北军捣袁氏之虚,而夺其魄。”这最后一句,将东北军在这次革命斗争中的突出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,也是对山东革命党人和山东反袁护国运动的高度评价。

袁世凯死后,孙中山等革命领袖认为目的已经达到,革命的不彻底性又表现了出来,他们又寄希望于新的封建军阀政府。可是,黎元洪继袁世凯之后上台,首先做的事就是分化、改编、镇压革命党人的武装。山东讨袁护国军是清一色革命党人组成的,自然成为黎元洪及其后来的北洋政府的心腹大患。尽管革命党人一再妥协退让，孙中山先生也再三电告革命党人不要轻举妄动,一切听从北京政府的安排，但最后的结局是，吴大洲被诱骗入京,以莫须有罪名判以无期徒刑,后逝于狱中。吕子人受排挤离开了军队。薄子明被强行改编后,受到各方面排挤和陷害,最后被军阀张树元、卢永祥密谋杀害于上海。孙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几万人的革命武装,就这样拱手送给了军阀政府,被任意肢解、消灭了。

回顾这一段历史，山东护国运动在资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直接领导下 ,以讨袁护国 为坚定、鲜明旗帜,英勇作战,沉重打击了袁世凯的专制统治，鼓舞了全国人民彻底埋葬封建制度的信心。革命党人无私无畏、不怕牺牲的精神，加上山东迫近北京的优势，对于取得反袁护国革命的最后胜利，具有特殊的贡献和作用。

山东讨袁之师

丁 惟 汾

袁世凯当国,谋帝制,诛除异己者日甚。民国二年三月使人暗杀农林部长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于上海，六月罢免江西、安徽、广东三省国民党人为都督者，七月赣皖闽粤湘各省起兵声讨,所谓讨袁军也。

时山东党人亦亟谋起兵，而袁将第五师师长靳云鹏握重兵驻山东受命锄党,旋代周自齐为都督。党人见济南兵备盛而侦察密,走青岛,吴大洲、薄子明、班启瑞、吕子人、隋辑五、于廷分、邓天乙、丁天鹤等先后毕集。闻黄兴誓师南京,陈其美举旗上海,众使大洲南下谒黄,陈商举兵,使吕子人、于廷分往鲁南北结民团、游勇、会党同举,刘溥霖在济南亦潜往曹州,与吕秀文约曹州防营营长时建勋起兵,更约民团游勇,凡得数万人,俟期而发。八月江南各省义师溃,山东党人蓄谋者亦皆阻而不得发,而党人赵文庆、张同溥、秦明堂、何凤翔、牟师夏、刘兰馨等谋攻寿光,事泄,俱解济南死焉。靳云鹏患青岛之为党薮也欲根绝之,苦德吏阻难国人武装入境,屈身减从往,请逐党,德督从之,于是大洲、子明、天乙等俱走大连。

当是时禁网愈密,大连尤为四方豪杰所归。有某银行经理曰沈曼云,攫资潜来,号众举兵,远方从之至者日众,山东人刘大同、孙祥夫,党人王宪之、戴子安、邱子厚,省外豪杰朱霁青、刘纯一、刘艺舟、宁武、王庆肇、王殿松、刘耀臣等先后来自奉天。众既集,立名号,置枢府,推曼云为都督,大同为总司令,专约关东群

豪同袭奉天。举事张皇，日人迫之而散。其后众分为四部，刘大同之部、刘芝舟之部，邱子厚之部，刘纯一与宁武之部。而大洲、子明、天乙等适至，见各部纷歧，莫能相督，议举事皆先关东，山东情势鲜能识者，知众不足赖也，乃使大洲受命返国。是时总理始改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，大洲至大连，易名华山群雄，召子明等立中华革命党山东支部。会刘大同亦谒总理归，众推大同为支部长，大洲为总干事，隋辑五为秘书，邓天乙主政治，李统球军事，草定发谋网略，谋先聚游勇而发。闻沂州有伏莽，庄维道知其魁，愿往说之。未行，曹州党人孙屹游学日本，返过大连，闻众议，慨然曰："吾曹人自革命以来无死难者，故时论皆讥血流东北，功归西南，吾甚耻也，愿归说林岩群雄，与之同举。"众壮之，遂使两人往，更函各地党人与协。当时吕子人在青岛，蔡自声在高密，隋理堂、隋中裕、王鸿策、臧伯勋、庚文兄弟在诸城，方觉在郯城，王东平、刘溥霖、赵华叔在济南，二人过之皆有书。维道、屹既行，乘轮船将之青岛，过烟台，停泊登岸。维道变姓名曰薛道三，将与屹赴友人家避吏。吏尾而捕之，密函尽发，于是案名索捕，隋理堂、臧伯勋、王鸿策、方觉、赵华叔俱系狱，理堂年老保释，伯勋以无期徒刑论，余皆遇害。济南王东平走陕西，刘溥霖亡燕晋，隋仲裕遁吉林，蔡自声亡之青岛，而党狱由是数起。始维道学于烟台，烟台举义时入学生军，江南讨袁始起，与同志有密谋，吏捕之下狱，吴大洲时为烟台警察厅厅长，营救出之，使避走。及维道、屹欲往青岛，买船避泊烟台，久未得，维道怒，数进让其甥韩文友不能办治。一日访一船迳驾青岛者，二人喜，即往，断闻仍泊烟台，众使文友追之。维道怒益甚，誓死不返，再使人往，船行已远，故两人遂及于难。

时袁世凯以治党严酷奖云鹏，云鹏诛索益急，故党人居者多不免。初拘党，幽之监狱，不加桎梏。三年一月王永福罹狱杀监脱走，云鹏大惊，后治党酷于治盗。逮捕者皆拷手而镣足，树木作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栅为木笼以系党,一笼系者十余,与杂囚同系,夜脱一镣,使引一足于笼外，连贯锁之，转侧皆不得，笼内置灯注豆油，光暗以幽，令囚司挑灯终宵不得息。窗有铁棂，严冬不纸，卫卒荷枪守其外，宵永苦寒，囚不能寐，或郁为诗歌，曼声度之，卫卒怒叱之曰：“寝尔声勿乱吾耳。”应稍缓,鞭笞立下。鞫讯率以深夜,刑具奇诡,酷不可言,状莫能名,至五毒备施,仅留一息。而党人语多不逊,文致定谳，诬曰乱党，朝判而夕诛矣，其掠死狱中者亦众。时入狱幸出者独隋理堂与赵化溥两人而已。化溥年将六旬，犹榜笞二百然后出。袁党治狱酷绝人理多如此。

当此时，变节希荣、背党事仇者往往有之，而豪杰之士蓄谋诛大憝者，终不为屈，如徐镜心之死为尤烈也。镜心始与刘冠三选参议员,相偕入都,世凯劳之曰:“民国由公等而造,由公等以兴,庶几匡余以竟公功。”镜心曰:“总统者公仆也,而国民公主也，仆者以主人意志为意志，主人之行动为行动，总统能如此则国治,否则国乱,治则举国之休,乱也非总统之福也。”世凯悚然字之曰:“昔闻子鉴,今见子鉴矣。”使人馈之以甘肃都督,不动，大选行贿,贿不敢至。及宋教仁遇害,人皆为镜心危,时日人有贺长雄阴助世凯盗国，为箸论盛赞中央集权务在裁抑国会，镜心为文恫辟之，尤宣言恫斥非法借款，先后刊之顺天时报。继见世凯逆谋愈露，密约关东侠鲍君图之，谋泄被捕入狱，时三年三月十四日也。世凯未欲死之,诱胁万方,冀从之,终不屈,逾月杀之。而大连青岛间举事者踵起矣！

先是刘大同、刘纯一等在大连以举事莫能相督，使孙祥夫赴日京，请总理委何海鸣来为之督。海鸣尝守金陵战张勋，众望之所归也。既来，日人扼党人如故，谋不得施。时世凯亲日以制党，日人见其得势,亦相结,海鸣莫能应也。众议更选党人负显望、素为日人所重者来为谋主，于是再请之总理。总理以命陈其美。四月其美来自日京，以众议举兵，属关外于刘纯一，属山东于刘大

同。其美综烦理剧,总理倚之方殷,不得久留,旋去。将去,授大同枪四十挺，使发难山东。大同召关外游勇李荫堂、白耀臣等五十余人来,编之为一队。使荫堂为队长,耀臣为副队长,使戴子安为监，导之攻诸城。驾帆船往金龙口间小港登岸，子安引之走高密,过安丘,入诸城界。去城四十里遇鞘车解税银将进省，荫堂、耀臣欲劫取之,子安阻之曰:"此去城尚须半日程今劫鞘,使守车闻而先备我,则事不济矣。"荫堂等不从,击护鞘兵,鞘兵逃散,取银数万两分携之，而子安股中一彩，血流如注，两人惧子安有失，难归复命,又已得银,更无斗志,皆欲归,子安不能止,遂空劫银而返。是役党人与者独子安一人,大洲、子明以是不直大同,乃独与赵中玉、张健斋等谋别举焉。

是时吕子人亦受命总理，返国谋举兵。蔡自声之亡也，间行至青岛,会德使逐党,与子人同赴日京。子人谒总理请命,总理使之少留以待。子人虑久居资斧将竭，与自声集资为肆，鬻麦食自给，更以应党人之过者。数月总理召子人，语之以袁贼将称制僭号,宜速讨伐,使陈其美授之银币千,敕即返国举兵。而班启瑞时在日京，亦数谒总理，陈规取山东方略，总理俱勖之，使返国发谋。子人受命即归大连，使自声留居通消息。至速为书召修景林、杨圣铭、慈镇西、刘德荣、王毓芬、王学仁、许元琛、吕建荣、魏金亭等来会,使潜伏各县,收众起兵。后居正到潍县督师,吕子人之部更为劲旅，其征募自此始焉。

时山东党人之成师，其尤著名二，一为吕子人之部，一为吴大洲、薄子明之部。大洲、子明始图沂、曹二州,事既败露,后至大连，又见刘大同不足与谋，乃别谋于青岛举兵。子明与赵光潜往，密购弹械。微闻德吏将索治，先使子明以械先走，吏至搜诘无所得,系光,问子明所住,终不答,囚之一夜乃释之,而吏监光益严，知不可留,遂去,从大洲、子明于大连。无何欧战起,大洲、子明知德人不暇索党，使光先归青岛，俟机而举。光甫至，德人下令锁

港,内外阻阂,谋不得发,乃入红十字会以避吏。八月日人战败德师于青岛,遂据之。日人仓谷箕藏镜心友也,尝与攻蓬莱,时至青岛，给职日军司令部，力助党人赖其便。党人明年一月二十二日大洲、子明俱来，收众聚械，经略各县，时以所储枪皆手枪匣抢，莫能及远，欲更购步枪。步枪长，过海关不易避匿，乃购之大连，得百挺，与贾人约，我军先与胶县沿海取港口据之以受械，十日内必运之来军所在,画以红旗为帜,夜张红灯为号。谋协买帆,子明与光及张健斋率六十人发青岛，子明为队长，时四年二月十六日也。船抵胶县大港口登岸,候械三日不至,袁军大队猝来攻,众十倍,环而围之,弹落如雨,子明督众力战,械弗完利,多徒搏,至暮不支,队卒刘德荣、张凌云两人战殁,子 明麾众登舟,乘夜走。山东讨袁交兵自此始。此役,初登舟,巨浪震撼,舟欲倾,子明力镇之而前,猝遇大敌,强弱异形,率众出击,卒之脱险,众以是知子明能策矣。子明日照人,名守德,以字行,惟汾之甥也。子明还于青岛，益广延纳各方豪勇，峄县党人尤民率西淮壮士及关外游勇百余人来投。时沂州防营营长某与子明有旧，子明约使为内应，将袭沂州，选壮士百余人编之为敢死队，具帆船二，持一日粮，期赴日照安东卫东岚山麓登岸。五月十四日暮扬帆出港，会大风雨,船阻不得前,入小港湾泊焉。明日风雨不止,粮已尽,登岸入山村谋食。村属胶县，近王台，王台为县南重镇，驻军觉之，倾营来攻千余人。子明督众进据小丘迎击，袁军也据山相持。丘曰晾甲埠,相传唐太宗征高丽时过之暴其甲,故名。众寡相悬,战稍不利。或请退,予明曰:"遽退示弱,敌必穷追,非计也。"俄一弹中子明肩，血流至履，裹创而麾，迎击益力。众复请退，子明曰："吾伤,退必成擒,俟夜以奇挠之乃可走也。"入暮以孙明知地形，使率十余人出敌背，纵火鸣枪，敌果坚守不敢出，遂以众退至青岛。日本宪兵见子明伤，疑为匪，拘之入司令部。讯知为党囚之，以云鹏行贿鉏党也。是役虽败，而云鹏闻之大骇，益使谍者四

出,狙察党人踪迹,可利诱者则购使归城。时与子明同系者众,云鹏皆诬为匪,力求引渡。大洲知引渡必无生理,厚贿日吏,请缓其狱。更电总理告急。总理电日吏依国事犯例速释,子明等始出方子明在狱中,日吏掠治,五毒备施,濒死者数。以伤余躯受极刑,而神志不屈,抗辨愈厉,日人咤为铁汉,各地贤豪更多倾心愿交纳矣!

云鹏以引渡未遂,惧党势潜滋,更以重金贿日吏。八月二十日日司令下令逐党,于是大洲、子明与赵光、尤民、吕子人、邓天乙、隋即吾、张香坡、张健斋、赵中玉等俱走上海。时陈其美以总理命至上海置枢府,号召江南北各省豪杰举兵,党人至者日众,居者馈食,行者给械资用日绌。周应时来自日京,致总理命于子明等,使以募款助其美,款已耗,无以复应。于是子明与天乙、中玉、及尤民等联名为书报总理,略以数月以来前后募集不过数万,而党人迭遭斥逐囚系,其亡之上海,大连者以百数,弹械饷糈水陆资用已耗其半,所入租界外吏必有赂遗乃得留居,费尤不訾,曩于青岛一再举兵,械用大耗,以今所余补前所耗,仅足再举,然捐户必继输,将劝募,有得必招命也。其美旋请总理委子明为山东革命军岱南司令,后其美所谋子明常协助之,以是在省党人争趋上海。

时刘溥霖、方刚居青岛,潜谋兴师,日吏拘之,俱解济南而死。溥霖初以党禁出走至日京,以山东军事书上总理,总理嘉奖,委为山东中华革命党支部长。是时孙祥夫、方刚皆至,溥霖与祥夫、刚结盟各省党人,如夏次崖、杨虎、李元茗等 15 人,后陈其美与叶夏声亦加盟,凡 30 余人,皆序齿为兄。溥霖意谓举事者非如兄弟之睦,不能诛贼,而定乱也。是岁五月受命返国,与刚至青岛,会日吏方仇党,两人不顾,厉进其谋。刚所召各地豪勇多犷恣,与日宪兵相殴,日吏囚刚,溥霖义不独全,自投狱俱囚,索贿银五千两,党人欲赎,资未集而云鹏急要之引渡,十一月二十六

日两人俱死济南,党人闻之莫不流涕也。未几,孙祥夫等诛郑汝成于上海。汝成世凯爪牙也。世凯欲盗国,密布爪牙,防障南北,汝成为上海护军使,领精卒十余万障江南,其人悍警,治党能,世凯急欲帝,数表劝进,世凯虑江南,则力陈其无忧,时其美方依上海薮党发谋,而汝成防治严,汝成不去谋不得施,乃命孙祥夫死士击之。祥夫昌邑人也,寄寓关东,结纳豪侠,与王铭山、王晓峰两人尤洽。铭山、晓峰皆去省而流寓者也。祥夫荐两人于其美,召见语之狙击,许诺,语之贼死击者亦不免,俱许诺。是岁十一月十日日皇某登极,其美知汝成必至日本领使署道贺,勘其所经路,分伏死士十余人待之,使铭山、晓峰伏英租界外白渡桥侧使周淡游偕往,授之汝成照片。晓峰袖两枪,铭山裹两弹,伏桥边。少顷汝成乘车过,先是汝成微闻党人将击之,敕防甚周。是日迂途往,他伏皆未遇。车近桥,轴填塞,行稍缓,淡游望见之,戟指曰:"是矣。"铭山探一弹投之,未中,弹落爆裂,行人骇走。车欲驰,铭山趺而前,复以弹投之,中车,车盖裂,玻璃纷飞,汝成与御者俱晕仆,晓峰急登车,左手攀车栏,右手举抢击汝成首,十弹联出,弹尽更易枪再击之,首穿如蜂房,从司务长舒锦秀俱毙车中。铭山立车侧,意甚得,中外巡卒麇集,皆却立莫敢前,久之见两人犹不行,乃遥聚百余人围之。晓峰再藐郑尸,顾巡卒而笑曰:"乃公事已毕,欲行已行矣,若辈胡不前?"皆弃枪于地,巡卒乃前执之。西巡长问状,皆对汝成助贼篡国,吾两人为民除贼,使国人知讨贼之义,且使知贼不可为,计谋悉声吾两人。西巡长疑有同谋,往索其居,无得。世凯闻汝成死大沮丧,使杨善德继其任。铭山、晓峰皆引渡死,严缉祥夫,祥夫易名徙居避。吏多方购索,久之乃得。巡卒至门掩捕,祥夫逃脱,其友尹静吾过之见执,误以为祥夫也,杀之。汝成既死,继任者才俱逊,越二十五日而杨虎举义肇和,山东党人之与其役者尤众。

先是薄子明等至上海,王公爽亦自诸城来会。时肇和、应瑞、

通济三舰泊上海,三舰肇和为巨,肇和舰将卒多入青邦,公爽于青辈为前辈,结良卒反正,舰卒多应,渐及官佐,舰长黄鸣球亦归诚受约。当此时沿江各省谋讨贼者皆俟上海首发而后动,而肇和受伪命将于十二月六日驶广东,其美蓄谋夺舰,已请于总理任黄鸣球为海军总司令,杨虎为海军陆战队总司令,孙祥夫为副司令,其美受任为淞沪司令长官。屈期先于五日发,分数队出攻,虎率一队攻肇和,祥夫率一队攻应瑞,通济为肇和应援,薄子明率山东党人为一队攻警察总局,他队协出者众。晚四时虎督队驾小艇飞奔肇和,海军练习生陈可钧率众出迎,而黄鸣球已他往。虎入晓众以义,犒赏俱毕,命启军械库,库已键,守者出,不得启,至六时打破库门,出炮弹击上海制造局数千发。制造局不应,也不还击,虎以为陆战队已得制造局也,遂止。时应瑞、通济两舰未下,发信号促之降,还号欲降勿击。杨善德闻变,悬金厚禄餍两舰将吏,使之攻肇和,将吏从之。明旦两舰发炮来击,虎不虞两舰猝变,急以炮还击,多不中,死伤如积,欲驶至吴淞口外避之,而电气变锚法未谙习,舰不得行。少顷,汽炉中弹爆裂,死者愈众。虎知舰不可复守,易服而走,陈可钧等皆遇害。祥夫之率陆战队而发也,乘小汽船以进,巡卒索护照,无有,阻之退,遂失两舰,使善德得行其贿而孤肇和也。子明欲攻警察局,率众伏其侧僻地,候炮声而起,久之无闻,疑变,欲退请命。甫行,炮声突起,复进,袁军密布,尽扼要衢,机关枪如林,子明所部皆短枪,知不敌,乃退。时各队自陆协攻者俱退,故肇和俱无援,终陷于敌。事败,其美亡走,遇难者百余人。事败后八日,世凯改无称制僭号于北京,越十二日唐继尧等起兵云南曰护国军,西南各省纷起为应。未几居正督师山东,吴大洲、薄子明、吕子人、赵中玉等返省举兵,于是有潍县、周村之师。

护国军之始起也,大洲谓其美:青岛为交通要道,山东举兵必先青岛,而日吏故扼党人,请争之日政府毋阻难我也。时吕子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